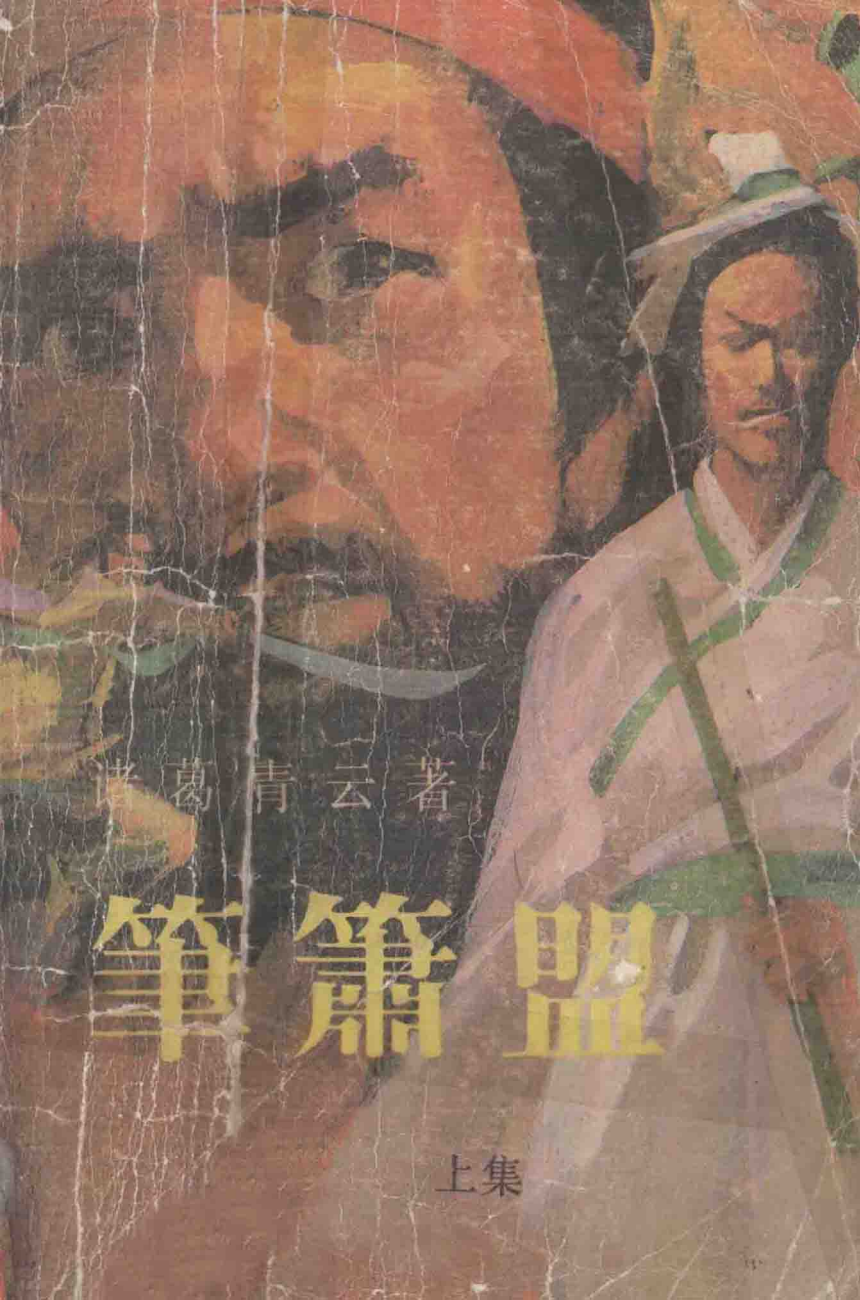




葛 青 云 著

筆 簫 盟

上集

笔 箫 盟

诸葛青云 著

上

四川美术出版社

1988年 成都





梅
娘





少年英雄

风云帮主





老娘子



雪
娘



小雪

目 录

(上册)

第一章	笔箫盟.....	(1)
第二章	群英会.....	(37)
第三章	盟主角逐战.....	(65)
第四章	天仇老人.....	(108)
第五章	黑白无常.....	(138)
第六章	紫燕十三妹.....	(176)
第七章	虎坛风云.....	(202)
第八章	柔情似水.....	(233)
第九章	灵台山下人憔悴.....	(267)

(下册)

第十章	梅雪奇冤.....	(318)
第十一章	云浓雨密.....	(381)
第十二章	紫阳步步惊.....	(421)
第十三章	白眼怪人.....	(446)
第十四章	成败一举.....	(496)
第十五章	天地人三老.....	(541)
第十六章	玉女情.....	(565)
第十七章	连环计.....	(594)
第十八章	正邪两阵图.....	(622)
第十九章	离合悲欢.....	(651)

第一章 笔箫盟

甲子年的八月十五，似乎是个颇不寻常的日子。

古都洛阳，这座历史上的名城，打自三数天前开始，就已逐渐显示出一种近乎反常的热闹，而到了十五这一天，更是人如聚蚁，马似飞蝗，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向城中蜂涌而来。

人笑语，马长嘶。

放眼城中，不论茶楼酒肆，或者客栈饭馆，到处有马，到处是人。

这些风尘仆仆的不速之客中，包括了老少男女，僧道尼俗各式人等，从儒雅风流的文士，到衣衫褴褛的乞丐，以至于江湖术士，走方郎中，三教九流，应有尽有，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而同一天，古城内东北一隅，却是寂静异常。

时约午末未初光景，那座建于魏文年代，始号芳林，后改华林的古园中，在龙濯和天渊两池之间，那座曾囚禁过咸阳王禧，后汉灵帝时，董卓逼车驾西迁，留以自居，更因晋王司马芳之日夕游宴群臣，而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九花丛殿之下，这时候，深秋的阳光，正有如一条温暖的金黄锦被，轻轻而静静地，照覆在阶前一个蓬首垢面，蜷曲侧卧的少年乞

儿身上。

那乞儿衣着破旧不堪，身底下垫着一条枯黄的粗草席，头旁放着一只篮子，里面除了一副竹筷跟一只缺口瓷碗外，别无一物。

从那乞儿在臂弯里露出来的半边脸孔看上去，他的年龄，大概在十五岁左右，虽然那半边脸孔满是油污，但五官却是极为端正挺秀，他似乎睡得很甜，呼吸均匀，弧形的唇角上，漾着一丝浅浅的笑意。

园中很静，不时有一二只跳跃啄食的小麻雀，在乞儿那只篮子上向篮中检视，见无余粒可以分享，方始一一振翅而去，对这些，乞儿则是一无所知，熟睡如故，只有臂弯中那支斜斜伸出半截的黑色箫管，在秋阳中，无声地闪着阵阵乌光。

就在这个时候——

殿东景阳假山背后，忽然悄没声息地踱出一位面目慈和，白须垂胸的佝偻老人。

老人背剪着双手，似有着满腹心思，神色异常落寞，他踽踽独行，时行时停，这时正朝九花丛殿这边走了过来。

老人走得很慢，一面走，一面低声漫吟道：

园破

人老

秋亦堪怜

.....

吟声断续，愈吟愈低，终至不可复闻。

渐渐地，老人走近少年乞儿身边，当他发现居然有人会在这种冷僻之处昼寝时，不禁微微一怔，但在他看清对方原来只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年轻乞儿后，又不禁怜惜地多望了

一眼，同时发出一声低叹。

就在老人举步欲行离去之际，游目所及，老人蓦地一声惊噫，身躯猛然一震，脸色遽变，他谛视着乞儿臂弯中的那管黑箫，双目中闪射着一种令人颤抖的精光，垂在胸前的那把白须，也同时不住地抖簌起来了。

这时，那个乞儿口中含混地嗯得数声，手足伸展，业已打着呵欠，揉着眼皮，从地上坐了起来，当他一抬头，蓦然瞥及了面前的老人之后，先是一惊，继又赧然一笑，露出一口齐整如玉的牙齿，低头抚弄着那支黑黝黝的长箫，好象有点怪难为情地笑着招呼道：“老伯……您……您……好啊。”

老人含笑点头，应道：“你好，小弟弟。”

老人此刻的神态，已回复到先前的平和，他一面答着话，一面就势在那小乞儿身边的石阶上坐下来。

老人坐定了，似乎有意造成一种随和的气氛，他先东张西望了好一阵，又赞美了阳光的温和，古园的雅静，如何适宜于散步或小睡，听得那乞儿满脸笑容，毫无拘束地瞪着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望着他，就象一对祖孙闲坐，做孙儿的正等待着老祖父开始述说一个古老的故事一般，老人这才偏过脸来，漫不经意地含笑问道：“小弟弟，你多大啦？”

“十五。”

“哪儿人？”

“临汝。”

“念过书吗？”

“念过。”

老少对答至此，老人微一怔神，好似突然发觉了什么不对，蓦地偏转脸来，双目一张，精光闪射地沉声道：“什

么，你说你是临汝人？”

少年略感惊讶地嗯了一声。

老人双目一闭，连连摇头，一面喃喃地道：“不对，不对，你绝不是临汝人。”

少年听了更是惊讶，心底好象在说：这就怪了，我是什么地方人，谁也不会比我自己更清楚，我又没有说谎，你凭什么说我不是临汝人，而且说得这样肯定呢？他嘴唇动了一下，因见老人双目紧闭，似在思索什么，是以忍着没有开口。

这时候，老人忽又张目道：“小弟弟，你姓武，是吗？”

老人发问时，语短声促，问完后，两眼盯在少年脸上，不稍一瞬，瞧那神情，他不但急于得到答复，而且对少年将如何答复，也显得异常关切。

少年方欲点头，忽然一声惊咦，眼睛睁得大大的，失声道：“老伯……这……这个……您……怎会知道的呢？”

老人啊了一声，同时深深地吐出了一口长气。

少年摇摇头，自语般地又道：“真令人奇怪……我明明是临汝人……您却说不是；您以前没见过我，我也没告诉过你，但您却又知道我姓武……唔……真令人奇怪。”

自语至此，终于忍不住抬头道：“老伯，您怎么知道我姓武的呢？”

老人脸色，微微一变，以两声干咳掩饰了面部的激动神情之后，方始手抚长须勉强笑笑道：“你猜猜看——”

少年率直地摇头道：“猜不着，老伯，您说了吧！”

老人仰脸朝天，漫声道：“孩子，你知道老伯是干什么

的吗？”

少年脱口道：“算命的？”

老人回过脸来，点点头，笑道：“一点不错，孩子，你真聪明，被你一猜就猜对了，老伯会算命，人家替老伯取了个外号，叫做卜算子。”

笑得一笑，又道：“老伯不但会算命，而且算得很准。”

少年好奇地道：“见了谁的面，都知道那人姓什么，是吗？”

老人笑了一笑道：“单会这一点，就不稀奇啦。”

少年听了，大感兴趣，不禁仰脸又道：“那么会什么才算稀奇呢，老伯？”

老人微微一笑道：“断人生死。”

少年不由得失声道：“断人生死？啊！老伯，您真了不起！”

说着，不禁自语道：“假如我也会，该多好。”

头一抬，大声说道：“老伯，这种本领，您肯教我吗？”

老人拈须微笑不语，少年话出口，朝老人望了一眼，脸一红，头忽然低了下去，原来他发觉自己太孟浪了，他想：我跟人家初见面，这种要求岂不太嫌过分了吗？”少年方自惭愧不安，耳边忽听老人和悦地笑道：“抬起头来，孩子，这不算什么，江湖上，三百六十行，无师自通的行业，毕竟很少，老伯会这个，也是人教的，而且，再说一句话，老伯年岁也不小了，将来终有一天免不了要传人，我们今天既然无意相遇，也是前缘——”

少年抬起那张红红的俊脸，兴奋而羞赧地低声道：“谢谢您，老伯，噢，师父，我，该向您老人家磕几个头呢？”

老人和蔼地抚着他的肩头道：“用不着了，孩子，你既有向我磕头的诚心，便和肩头没有两样了，而今而后，我们之间的名分，就这样定啦。”

老人说着，仰脸望了望天色，自语道：“现在大概是未申交替，唔，还早着呢。”

少年抬头道：“师父有事吗？”

老人点点头，旋又摇摇头，漫声道：“没什么，等会儿你就知道啦。”

老人说着，同时发出一声极其轻微的叹息。他悠悠地仰起了头，眼望虚空，不言不动，象在欣赏着天空中追逐而过的浮云，又象为了一些遥远的往事，而陷于一片沉思。

古园，再度回复了平静，只有秋阳无声地照射着，暖人如醉。

良久之后，老人缓缓收回目光，他见身边少年低头皱眉不语，不禁伸手一拍少年肩头，轻声笑问道：“孩子，你在想些什么啊？”

少年一怔，眼角微抬，赧然笑道：“没有什么，师父，我只是在想——”

老人笑道：“想什么，说呀。”

少年期期地难于启口，老人目光一转，似有所悟地笑问道：“你在想师父如何算出你姓武是不是？”

少年不安地笑了一笑道：“是的，师父，我一直在想，这真有些不可思议——”

老人听了，不禁手抚长须，呵呵笑道：“年轻人总是一